

青照堂叢書二編

二 楊胡解紛



07183

青照堂叢書

劉學龍

選

彙粹

補

孫文翰

圖

校錄

盧長公楊胡解紛

朝邑

李元春

時

評閱

業

王維茂

信

參訂

卷二藝林學山

林和靖梅花詩

楊云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葦航記談云以黃昏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為之黃而昏也

胡云疎影橫斜於水波清淺之處暗香浮動於月色黃昏之時二語於梅之真趣頗自曲盡故宋人一代青照堂叢書三編楊胡解紛二一尚之然其格卑其調澁其語苦未足大方也

黃昏固指時然字義自可兩解

元謂黃昏二字紀時爾俗語所謂黃昏時候也故上用暗字浮字如楊引葦航紀談所解月為之黃而昏則鑿而無味矣胡得楊失復何足言然以為調澁語苦則未當也四字移作東坡凍徹玉樓寒起粟等句則可

古字窺作闕

楊云古字闕即窺字論語闕見室家之好易闕觀利女貞史記以管闕天莊子上闕青天陸賈新語楚王

作乾谿之臺闕天文潘岳秋興賦闕天文之秘奧杜
詩天闕象緯逼正用上數語不識古字者改爲天闕
王安石云天闕黃山谷極贊其是東坡云只是怕他
胡云末二句是張文潛語作子瞻誤天闕本龍門故
事珊瑚鉤論之詳矣介甫之闕用修之闕一而二二
而一也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吾末如之何也已

元

謂用修此論及社南社北諸解最爲穿鑿胡駁

之極快人意天闕者從山中望天四山峯立天若
爲之闕耳不必泥龍門故事也觀對語雲卧二字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二

可知更爲天闕索無意思予嘗夜宿鹿田之西庵
亦有山侵象緯瘦之句非是偷杜實堪爲此作注
脚爾

楊引潘岳闕天文之秘奧此乃閒居賦中語楊誤
憶爲秋興也

蓮花詩

楊云張文潛蓮花詩平地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
搖柄水宮仙子鬪紅妝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
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濕一陣風

來碧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妙絕又劉美中
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鸞結爛學宮妝勻膩雪風吹
涼鬢影蕭蕭一抹疎雲對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烟波
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州日暮時柔
情不斷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
人詩不必觀予一日書此四詩訊之曰此何人詩答
曰唐詩也予曰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仲默
沈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倔強矣

胡云杜祁公以厚德稱而絕句精工乃爾詩藪雜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三

搜輯無餘力復遺此因錄之仲默故匪讀書者迺其
人溫然長者以爲倔強寬矣細看不佳乃老顛述王
進卿語楊以事相類欲強移附之吾不可不爲雪

元於張杜二詩嫌其纖淺自是宋人齒頰仲默以

爲唐詩故非解讀詩者然楊以爲妙絕胡以爲精
工俱未必也猶憶焦漪園論詩云花鳥之詩最嫌
太著最喜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
風清欲墮時花之神韻宛然在目余嘗有梅花詩
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差足嗣響漪

園此論最自足佳去楊胡二公遠矣至倔強二字不過以仲默終不服宋人倔強猶昔之意耳豈窻仲默爲不長者耶細看不佳作者多用古語成文胡何不吝至此况老顛仲默遠隔宋明楊豈不知誤憶移附耶胡論議至此真難解矣

休洗紅

楊云余嘗於蜀棧古壁見無名氏號沼者書古樂府一首云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裏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此詩古雅元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四

郭茂倩樂府亦不載李賀詩云休洗紅洗多顏色淡輕卿騁少年昨夜殷橋見封侯早歸來莫作弦上箭視前詩奚啻千里乎

胡云此詩二首不著時代詳其聲調在六朝前建安下詩紀附進人後大概得之其前首云休洗紅洗多紅色淡不惜故縫衣記得初按茜人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今爲婆殊近東西京非漢詩也郭茂卿在巖羽卿前巖詩評往往引之今日元人誤矣

元謂二詩除卻中二句餘皆淺俚都無意思不足

與長吉雁行况欲躋之漢魏六朝間耶此論二公
偶合又皆失之以元所見當在三唐之下不必論
詩中聲調口頭意味淺率卽其命題誰云古雅玩
咏一再過爲古爲今昭然自別

古箭名忘歸故李詩末句云云自是隱語如古樂
府破鏡刀環之意

木客詩

楊云山魑一足之怪家語所謂山之怪夔魑魍王肅
云夔罔兩似夔而非夔也夔亦一足罔兩一作魑魑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五

唐小說有一足叟自稱太上隱者作詩云酒盡君莫
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詩云
山中木客解吟詩卽指此詩

胡云太上隱者詩云偶來松樹下閒枕石頭眠山中
無歷日寒盡不知年見萬首唐絕甚明用修所引自
木客詩然非太上隱者也木客乃秦時伐木者若毛
女之類見廣記

元按宋劉義慶幽明錄云木客生南方山中頭面
言語不全異人但手脚爪如鉤利居絕巖間死亦

殞殮與人交易而不見其形也鳥亦有木客者同名異類也又東昌縣山中有物如人長四五尺裸身被髮長五六寸能作嘯呼聲不見其形每從澗中發石取蟹蝦就火炙食神異經云長丈餘名山獠人犯之則發寒熱惟畏爆竹煇燭聲永嘉記云安國縣有山鬼形如人而一脚僅長尺許好盜伐木人鹽炙石蟹食人不敢犯能令人病及焚居也白澤圖云山之精如鼓赤色一足名夔亦曰揮文呼之可使取虎豹海錄雜事云嶺南有物一足

青瑩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六

反躡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能夜叩門求物也元中記云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伏其名曰蛟一日超空一日揮一日飛龍呼其名不敢爲害按諸書所紀名字不同類皆一足彘名核實則山魃夔罔兩自是三物楊旣誤合爲一胡又止據廣記以爲秦時伐木者若毛女之類亦誤也若太上隱者旣自一足合之幽明錄

木客毛女之類本皆怪之倚見者必附會以爲恒有亦非

非木客而何又魍魎字亦可作方良周禮方相氏執戈入壙以驅方良是矣方良音義卽罔兩也好

食亡者肝故驅之性畏虎柏故墓中樹石虎植柏
又述異記云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若羊逢二
童子曰此名弗述又名媪在地下食死人腦但以
柏插其首則死據此則魍魎又名弗述及媪若彘
若羊不云一足是又同名異類者矣

鄭仲賢

楊云余弟姚安太守未菴慥字用能酒邊誦一詩云
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
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兄以爲何人詩余曰按宋文鑑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七

是張文潛詩也未菴卽取草堂詩餘周美成尉遲杯
注相視云唐人鄭仲賢詩余因歎唐之詩人其名隱
而不傳者何限或張文潛因愛而書之遂以爲文潛
作耳

胡云按唐詩人並無所謂鄭仲賢者恐草堂注誤此
詩亦類文潛作當是其詩俟續考之

用修此等事最爲服善目之所窮人偶得之便舍
已從人勝少室遠甚若必唐詩中有所謂鄭仲賢
者無勞二公聚訟矣

凌敲臺詩

楊云許渾凌敲臺詩云宋祖凌敲樂未回三千歌舞
宿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
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
晦微諫卽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也審如此
則是石勒之鄴宮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誣前
代但胸中無學目不覩書徒弄聲律以僥倖一第機
關用之旣熟不覺於懷古之作亦發之後之淺學如
楊仲宏高棅郝天挺之徒選以爲警策故至今不廢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八

耳

胡云此本瀛奎律體語楊剽以劇罵郢州耳丁卯詩
誠爲穉弱其佳處亦何可掩如殘雲歸太華疎雨過
中條樹色連關迴河聲入海遙楸梧遠近千官冢禾
黍高低六代宮山翠萬重當檻出水光千里抱城來
夜戰桑乾地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征衣
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
遠滿天風雨下西樓之類選唐詩者可盡遺乎高廷
禮品彙以渾爲正變之首而正聲則但錄絕句數篇

此深合取舍之宜非楊所解也

許詩殊多佳處楊數極詆何也卽就胡所引數首聲調情韻殊爲宛約詎是後人所能辨耶使事偶誤而丰度故在但胡欲以駁楊正未中要害也楊旣以許引事舛午而已所謂石勒之鄴宮元亦疑其誤憶當是石虎事誤作勒耳季龍傳稱虎旣篡竊起凌風臺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羅玩珍奇者萬餘人又修雒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九

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以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女者九千餘人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故符洪嘗諫曰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古今宮嬪之濫無逾於此又季龍嘗以女騎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靴游於戲馬觀至於石勒載記稱石勒王后以外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

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其儉節奚
翹宋武哉

辛稼軒

楊云辛稼軒詞泛菊盃深吹梅角暖蓋用易安染柳
烟輕吹梅笛怨也然稼軒改數字更工不妨襲用不
然豈盜狐白裘手耶

胡云辛李皆南渡前後人相去不遠又二人皆詞手
安謂辛剽李語耶

辛李偶爾相同或未可知且二語字意文士閨閣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十

氣調截然雖同實異也若謂二人相去不遠辛無
剽李之事則又未必然邢邵嘗云江南任昉文體
本疎魏收非直摹擬亦大偷竊收聞之乃曰伊嘗
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文士剽竊古多
有之何止羅橫江東集也

醉公子

楊云唐人醉公子詞云門外獨犬吠知是蕭郎至剗
襪下香階寃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解羅衣醉
則從他醉還勝獨睡時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

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咏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如此詞題目醉公子卽咏公子醉也胡云按諸詞所咏固卽詞名然詞家亦間如此不盡泥也如菩薩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制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調名相合他可類推

又云近世論樂府必欲求合本事青蓮而下咸羅訕譏余謂樂府之題卽詞曲之名也其聲調卽詞曲音節也今不按醉公子之腔而但咏公子之醉不按河瀆神之腔而但賦河瀆之神可以爲二曲不乎考宋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七

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詞名了不關涉而王進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斷可見矣

此段議論胡最了澈自是當行作家楊論殊未當也蓋宋人填詞亦有如題咏者偶然爾旣名填詞不得不以字句依格填入已自覺苦而又不出已意情致不更索然乎且宋元之詞卽漢魏樂府之下趨也樂府太擬古辭尙嫌拘滯故魏武全不措顧直寫已意何等奇暢至唐李翰林作長短句極

其宕逸到古樂府翻覺不如亦坐泥古太拘也非
深於樂府者何足知此况醉公子又名四換頭而
詞中亦有四換頭意乎

又先輩謂此詞可悟作詩法或問韓子蒼子蒼曰
只是轉折多此言亦好并附於此

天祿

楊云漢靈帝修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
車渴烏灑路天祿卽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
蝦蟆爲馬卽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明解紛二

士

墓古詩所謂天祿辟邪眠莓苔也陳晦伯曰天祿者
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書靈帝
紀鑄黃鐘四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今南陽有宗資
墓旁有兩石獸其高八尺角而鱗分鬣曳尾過壯大
左曰天鹿右曰辟邪字皆刻膊上漢有天祿閣亦因
此得名右見瑞應圖伯樂子執馬經畫樣求馬蓋尹
神童戲語也乃卽謂蝦蟆爲天祿何哉

胡云麟按天祿宋時嘗入貢見夢溪筆談余已詳辨
華陽博議中所引詩見韻語陽秋云黃庶字亞夫嘗

詠假山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殿前
私語心對口曾見漢家池館來蓋以天祿辟邪譬假
山耳語意甚明楊謂古詩題墓前石獸誤也

元謂孫陽癡兒已獨絕千古不謂用修復作癡如
許天壤間故不少俊物也晦伯竭力陳辨引據終
是未確所謂角而麟者恐世俗之誤詎足遂信少
室華陽博議云用修每證一事必合阿平絕倒而
此以天祿爲蝦蟆尤可笑陳晦伯但引瑞應圖以
駁之似未明了余按沈氏筆談云至和中交趾獻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七

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傳記與
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今以
予觀之殆天祿也後漢書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
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宗資
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
過鄧境聞此石獸尙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
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鱗大如手掌甚類
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元謂用修誤故無
疑晦伯引瑞應圖以駁之謂之獸是矣至宗墓石

獸角而鱗者蓋庸俗妄意而刻爲此形何渠恃此
折用修耶少室以晦伯未能明了復引夢溪筆談
以正之仍屬揣摩蕉耶鹿耶一羣癡名士聚作曹
社之談殊堪一笑元據西漢書烏弋國產桃拔孟
康注云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
祿兩角者或爲辟邪據此天祿辟邪同爲一獸以
角之多寡相別爾但言似鹿不聞類麟交趾所貢
雖云一角不云似鹿沈氏遽以爲天祿奚容遽信

胡輒自謂明了耶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酉

鬼谷子

楊云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卽鬼臿區也郊祀
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臿區云云注卽鬼容區
容臿聲相近今按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
高似孫子畧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
乎

正楊曰史記注鄭元云鬼臿區黃帝佐也史記云鬼
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也今以爲谷區豈見鬼耶儀
秦亦豈黃帝時人耶拾遺記鬼谷子云吾生於歸谷

亦曰鬼谷鬼者歸也又曰歸者谷名也柳子云漢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妄言亂世難信今訥子畧柳子亦未見耶

胡云楊子法言云儀秦師鬼谷習縱橫家言注引應邵語則漢世已盛傳其人矣若其書之譌余已辨於四部正譌中楊以鬼容爲鬼谷直當一粲耳今閩本漢書真有以鬼谷誤刻鬼容者用修見此本必將引以爲誣尤可一拊掌也

鬼谷子爲僞書讀者自得之故不俟二公之辨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五

而以爲鬼與區楊信疎爾然陳胡二家引據猶未詳元按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又蔡邕好琴以嘉平二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上有幽隱靈跡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允董卓等皆異之則漢時其人其地皆歷歷人口蓋戰國之隱居以山名自號者儀秦往師之耳不足異也

書解

楊云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尙書注怪石之

此是

貢以爲可怪之石若後世靈璧太湖玲瓏嵌空以供
戲玩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

胡云牛僧孺不聞有好石事李德裕平泉醒酒石恐
楊因牛李誤舉之

奇章好石酷類南宮讀白樂天太湖石記可知胡
偶忘之耶何乃謂僧孺無好石事若李衛公止聞
其有水癖至平泉別墅雖采奇花怪石爲園林之
玩未嘗溺情也其珍惜醒酒亦偶然爾乃寃之耶
白記不必集中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本亦備載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六

非僻書也敬摘其顛末數語錄之如左以解將來
之惑

白記云古之達人皆有所嗜元晏先生嗜書稽中
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
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
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
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
之矣 又曰噫是石也百千載後轉徙隱見誰復
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

之嗜石之自

李衛公醒酒石又名娑羅石河南志云長春殿南有娑羅亭貯青石世傳李德裕醒酒石以水灌之有自然林木之狀今謂之娑羅石

李衛公於平泉別墅采天下奇花怪石爲園林之玩有醒酒石尤所珍惜醉卽踞之

又廬山記云陶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間有大石可坐十人嘗醉眠其上名醉石正可與醒石作對

錦繖夫人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七

楊云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幟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

胡云綉旗女將見宋史李全傳止云綉旗女將馬上衝擊未審何人此云金史考李全未嘗降金當是楊誤

元 近善忘爲貧累也憶金史恍惚載此而嬾於尋簡但據楊云見金史而胡乃云未嘗降金若全果

降金復何戰乎胡下筆如此等殊少精詳也

豹文鼠

楊云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漢武帝時謂孝廉郎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爾雅之業又摯虞三輔決錄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異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鼪鼠也見爾雅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疋此事蓋兩見

胡云野客叢書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鼪鼠漢武帝時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天

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其後如崔嵬佺劉士元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鼠武帝賜絹百疋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光武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鼪鼠也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疋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鼪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卽此一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又云案此事兩見雖王伯厚亦未能定其是非惟叢

書此辨甚明今考終軍傳誠無此事但兩漢書或他有未盡讀者故引之以質諸博洽之士

元謂一事兩傳古多有之故楊亦以爲疑案也胡引野客叢書以折之終未能與楊異惟孝穆謝啓差足證據安知其非偶用竇攸不用終軍乎况事不見於正史者何限未可泥一家傳也

又按豹文之鼠亦有二必以爲鼯亦足貽誤將來新唐書載盧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九

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說文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座大驚故元作鉤喙錄序云遇物辨鼯鼯之誤占國識鯪鯉之名正用此事并附錄之以質諸博雅

六么

楊云古之六博卽今之骰子也進書謝艾傳曰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卽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

胡云六博者投六箸行六棊古詩仙人攬六博其時

未有骰子也骰子當在進魏間與握槊相先後古言
起於陳思不必盡然疑漢以前未有也六朝盛習樗
蒲以五木行之其采曰盧曰雉曰捷曰梟其制如銀
杏仁僅二面程氏演繁露考訂最爲精詳儼然六朝
遺制在目其彩初無一二三四五六等稱今乃以梟
爲么實所未喻且五木止用木五枚詎得六采之么
耶進書謝艾無傳附見張重華傳中古骰於制不可
知未有以么爲勝者顧所值何如耳非若盧雉類有
定程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子

演繁露曰經之梟名甚多鄧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
艾因牙上有梟安衆之言耳麟按演繁露論盧雉最
爲精詳獨梟不審何采考六代諸人擲五木但呼盧
而梟之勝敵獨見艾傳未足徵也

楊以六么爲六博誠自未確六么自是羽調曲名
字或作綠腰也少室止據演繁露折之尚非麗龜
之矢然至疑漢以前未有惟六朝盛習更欠考訂
元按北齊顏之推家訓曰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
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號則春秋之前固已行

久但黑白異制未能詳耳况古詩仙人攬六博穆
天子傳穆王與井公博安知不用五木耶又據濱
繁露其采曰盧曰雉曰捷曰梟按進書劉盤龍傳
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
還惟毅及裕在後毅次擲得雉褰裳繞牀大呼曰
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木良久曰老
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厲聲
喝之遂成盧焉又進書載記云慕容寶之在長安
因讌樗蒲寶危坐整容曰世云樗蒲有神若富貴
可期頗得三盧於是三擲皆盧寶拜而受賜故傳
云五木之祥則五木俱黑爲盧是爲上彩雉次之
犢又次之梟爲最下黑犢者黑犢並見之雜彩犢
卽捷也又梁書韋叡救鍾離昌義之德叡請曹景
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
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成塞是一木
不黑爲塞胡所引但列盧雉捷梟而不及塞是五
木止四彩也又鮑宏博經曰楚辭珉蔽象棋有六
博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

五采一畫者謂之塞二畫者謂之白三畫者謂之
黑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又無盧犍雉犢等
稱胡亦不詳然歷考諸書六博貴盧而賤梟無足
疑者故梟集謝艾軍而曰六博得梟者勝蓋以人
擲梟而我得之爲勝非以梟爲勝也不然呼盧之
稱軍中豈不知之欲以欺衆翻惑衆耳胡又以五
木製如銀杏仁僅二面尤屬未確按五木皆黑爲
盧若每木各以雉犢等分配則盧易得衆彩難逢
奚盧之勝元意六面皆刻一木之中各以黑雉犢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五

梟識之其一面則白故齊有五皓之稱也其後不
知何人樂於簡易代以六五四三二么尙以赤焉
則梟之爲么用修雖以意度之詎無謂耶若云五
木止用木五枚必無六彩之么則今骰子一枚之
中六彩皆具而博者亦止用五骰又有四骰者則
與五木之說未始不合特骨與木異耳而何疑於
六彩之無么耶

又按漢書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則
漢以前又有用八枚者何渠言漢以前未有又何

渠言六朝止用木五枚耶

胡又以演繁露引鄧艾之言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因牙上有梟安衆之言耳當是謝艾字誤作鄧也倘用修引此得免譏訕乎

隨兕科雉

楊云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而獲之說苑亦載此事而以隨兕爲科雉何子元餘冬緒錄云隨兕科雉不見他書今人亦無有識之者余謂子元但求之書而不求之悟也隨兕者隨母之兕科雉者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三五

甫出科之雉豈有別物哉

胡云按楊說皆臆度未必然果爾則商羊卽盤庚之羊孔雀卽尼父之雀耶諸書皆秦漢人撰必自有此獸非若唐人六朝造作名義如銑溪玉格之類也

元 謂隨兕科雉原無確注楊以意解之未爲無理胡必欲非之者須別有引據明隨兕科雉爲何物楊以意解之胡復以意非之何異手搔鼻臙喉噉人之灼痕爲癩耶

楊丹鉛總錄云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

春秋亦載此事科雉作隨兕按科雉方乳也隨兕亦謂兕初生隨牝母者注乃謂二兕相隨何其謬耶胡云此又以說苑爲晏子春秋夫子母可爲隨則二兕亦可爲隨且安知二兕之云非卽母子二兕也又云書稱殺隨兕不出三月既能爲人禍福必爰居羅刹之屬非恒有物也此類無他注釋可考與其鑿也毋寧闕之果子母相隨不可殺則昔人射斷腸之猿行青蚨之術者詎無禍福耶

此等解用修極有意思二兕相隨稍晦以母子訓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三

之最爲明快據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獲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欲誅之左右諫而止不出三月子培死子培之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讀故記殺隨兕者不出三月王令人發平府視故記果然乃厚賞之惜平府故記不傳遂令人聚訟不決大率以其傷物性也如鄧芝征涪陵見黑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箭創芝乃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因投弩水中之類猿豈遂同爰居羅刹乎且爰

居之祀以寡陋見譏又何嘗爲人禍福也特用修
牝母二字頗少簡點天壤間詎容有母而牡者耶
如楊所云豈兕中亦嘗有任谷之徒也用修倘聞
斯言將毋失聲一笑乎

水經序

楊云余近得水經惜其紙敝墨曖乃重爲授梓止有
本文若酈氏注衍爲四十卷厭其枝葉太繁頗無關
涉首注河水二字泚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
贅矣今之史傳類又引用例稱道元水經遂使欽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壹

用心與其姓名俱泯焉故刪去之而特著其說噫得
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已
胡云用修酷重水經注欲抄其精語以洗卧遊錄之
陋此序雖尊題當爾亦簡點之疎也

用修此處極有斟酌酈注景語所至輒露新秀每
披覽一過神致爲之發越唐人拾其齒餘都覺新
麗可餐亦詩賦中之離騷也至其博采旁羅特欲
夸奇競富耳按之水經了不關涉故用修愛其秀
麗則欲抄錄精語厭其煩蕪則惟崇尚本經何足

云簡點之疎耶但後人引用何嘗不以本文歸桑
氏注語屬善長况近來坊刻亦有去注存經者楊
於此處亦過慮矣

孟子注

楊云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質娶妻而長拜之
西子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
金錢一文此二事不見於他書若質者古今畏內之
最若西施尤可笑亦後世搖錢樹之比也

胡云長字當讀爲長幼之長凡年長禮當拜妻長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三

無拜之禮故曰非禮之禮也不然人長拜其妻尙可
言禮哉用修以爲畏內之最當是誤長短之長耳且
古今畏內更有劇甚者質之拜妻詎足當首席耶錢
樹出唐小說某妓死其子謂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詳揣楊語何嘗以長爲長短之長且妻長卽拜則
晏嬰不跪拜終日乎可爲一笑矣且陳質因妻年
長而拜尙不爲懼內元不知少室於內更何如也
錢子樹明皇雜錄亦載此事云許子和吉州永新
娼家女入宮因名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明月喉嚨

一聲響傳九陌後因祿山亂爲士人所得士人死復爲娼臨卒其子謂母曰阿母錢子樹倒矣胡引不詳補錄於此楊謂搖錢樹未必指此元生平厭讀小說故不能憶

玉樹

楊云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言馬犀金人

胡引正楊及野客叢書三輔黃圖關輔古語隨唐佳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毛

語漢武故事以辨之又云按此事辨者紛拏獨叢書最詳核故錄之但玉樹如楊所引而王陳未有以破之余謂賦中本言翠玉樹之青葱使果珊瑚衆寶爲之可言翠及青葱乎余此辨自謂足破千古之疑

子雲玉樹

元

曾辨於史隙中甚詳胡所引諸書亦

曾據考無遺但子雲玉樹自指衆寶爲之者但非甘泉耳所以來諸家之屢辨也若少室所云足破千古之疑者又未必然楊集中有一則辨翠字爲鮮明之說者最佳敬錄之以質諸少室可乎楊云

嵇康琴賦云新衣翠粲纓徽流芳翠粲鮮明之貌
注引班姬自悼賦紛綵縹兮紈素聲以爲衣聲非
也綵縹自是衣聲翠粲自是鮮明之貌不必問也
駱賓王文縉翠萼於詞林綵鮮花於筆苑以翠對
鮮可以證之又東坡詩兩朶妖紅翠欲流高似孫
緯畧云翠謂鮮明之貌非色也今俗猶然不然旣
曰紅矣又曰翠可乎胡以已說足破千古之疑
元

謂楊說眞足破少室之疑也

御梨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天

楊云文選魏都賦中山出御梨王昌齡詩霜飛天苑
御梨秋

胡云此李頎七言律詩非昌齡詩詳其聲調自得之
今李集有此而王集無可考也出天苑故曰御梨意
自聯屬必以文選爲證亦太拘也

楊用修徒以文選注御梨旣自模胡而胡少室駭
以天苑卽爲御梨何異啞子笑龔兒也元 慚寡陋

敢引一則以折衷二賢其當與否不敢自必也三
輔黃圖云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武帝離

山出御梨亦
謂可以進御
者非別有梨
名此也楊兩
引固矛盾如
盧謂出御宿
苑則支選出
中山者何說
耶

宮別館禁御人不得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又
三秦記云御宿園出梨落地則破欲取先以布囊
承之號曰含消御梨二字當出此

坡詩

楊云東坡詩春事闌刪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趁韻非
也唐劉瑤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真真詩
燕析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胡云芳草亦未歇謝康樂詩也坡詩當祖此楊之所
引誤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五

元謂古人使事決無杜撰後人或不能得其來歷
爾如芳草歇三字風騷中嘗用何足置辨一以爲
劉詩一以爲謝詩夢中解夢空煩煙楮元按楊子

雲反離騷曰徒恐鷦鷯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
芳顏師古注曰離騷云鷦鷯之先鳴兮使夫百草
爲不芳鷦鷯字也鷦鷯鳥一名買銳一名子規一
名杜鵑嘗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謝蘇等詩皆
本於此事非過僻何至尋流失源乎

女園

楊云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帝堯之子謂之女匿氏
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
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皇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於
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帝典獨云二女而禮乃
有三妃之文或云女匿與皇英爲三未知是否俊卽
古舜字

胡云山海經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一曰登北氏
檀弓注疏集說引之並二妃爲三

又云麟按山海經所載帝王如黃帝顓頊之類皆古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三

聖人無創撰異名如鴻蒙齧缺類者獨帝俊求之史
傳絕無其名郭氏按文義參考謂卽帝舜是矣第此
言所載帝王名號則實其事往往無稽其尤甚者羲
和生十日嘗儀生月十有二雖夷堅齊諧之誕不至
是也讀者政當付之一笑乃楊陳皆以爲事實而引
之辨之故用修謂舜有三妃而晦伯謂俊非帝舜何
異蕉中之鹿哉余讀山海經頗得其解郭氏時發新
義亦似稍有見者漫因舜妃及此兩君聞此說當絕
倒於九京也

又引陳心叔名疑云舜二妃帝堯之子一娥皇一女
英紀載紛然不一皇一作媼一作黃英一作鶯列女
傳云堯二女也史記正義云娥皇爲后女英爲妃或
云卽楚辭湘君湘夫人然禮記又云舜葬於蒼梧之
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止云釐降二女而禮有三
妃之文鄭氏不得其實乃云舜但二妃其三妃舉
其貴耳此臆說也大戴禮云帝舜妻堯之女匱氏或
謂女匱與娥皇女英爲三路史云舜元妃娥皇盲無
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登比氏生女二人庶滕
生子九人登比姓簪作癸比山海經又作登北豈大
戴禮所謂女匱者耶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三

又云麟按女英與女匱音相近名疑以匱卽英字之
訛當矣書及孟子俱云堯降二女於舜禮記後出雜
以漢儒穿鑿或因山海而言三妃或山海因禮而妄
撰女匱登北之文或二字訛爲三俱不可知至如路
史第博采前人遺逸務得其說以全三妃之名其是
非悉不暇計也

又云按登比與女匱並出山海經羅氏路史顧以登

北皇英爲三妃而不及女媧者蓋亦以女媧爲女英也皆繇傳會禮經故耳

元謂五帝之事若夢若覺後人各自立說山海路史更復荒唐善讀書者不可不知又不可過信何勞二公舌敝耶至羲和生十日嘗儀生月十有二則甚匪無稽矣足一笑元臆度之日之精爲陽數滿於十從干也十以上自十一以至三十皆自十數增之月之精爲陰數滿於十有二從支也故十二月而成歲甲子雖作於大撓而七政之齊則本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三

於帝舜羲和嘗儀職司日月日月之法實生於二人故曰羲和是生十日嘗儀生月十有二非生育之謂也左傳芋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云甲至癸爲十日抑佳證矣後人因古人用字稍奇妄生怪談或因生字以爲女子或因女子以爲舜妻甚至山海經稱東南海外羲和之國有女子是生十日嘗浴日於甘泉更爲疇詭用修少室一代學者不能決疑翻鬪筆墨於蕉鹿之間哉昔伊尹與褒姒比而亡夏膠鬲與妲己比而亡殷謂伊

尹膠鬲亡之於外褒姒姐已亡之於內內外比而
共亡之也後人假託著書如汲冢類遂謂伊尹與
褒姒通膠鬲與姐已通讀書不明以至污蔑聖賢
亦生月生日之謂乎二先生聞余言未知亦許之
不

又胡引楚辭湘君湘夫人元以爲既云君與夫人

居然男女之稱矣詎容並云堯女此事承認既久

少室亦誤引邪元作史隲辨之甚悉正足與此參

看故不復詳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三

紫電清霜

楊引三國典畧云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
招攜投赴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
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
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
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
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韓杜
並世對壘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鶴後生之指
點流傳妄哉

胡云此等語皆用修大偏處子安誠俊才第此文之
工詎在此事少陵用事之妙絕出千古卽子安生開
元間亦當退舍何以云不能追也都緣四字稍僻楊
讀六朝人語偶得之便手舞足蹈亦子安有緣耳
又云三國典畧邱悅撰以關中江南鄴下爲三國此
蕭明與僧辨書蓋卽淵明唐人避神堯諱也子安天
才獨步唐初入盛唐似過右丞而遠韻不及終是弱
於李杜若其學術殊有足稱非浮華士也

元謂王句亦非過僻但脫母太甚便使人難解今

青瑤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言

得楊訓不特有裨於王亦更有益於後學胡謂其
讀六朝人語偶得之便手舞足蹈稍爲輕薄第子

安文章此篇未稱佳作特出於齟齬又援筆立成

爲異耳俗儒喜相傳習遂至膾炙人口至集中清

雋之作如入蜀紀行等序宏麗之作如乾元殿等

頌真令人望洋長歎恨用修不句疏字注使淺學

如元者獲一寓目爲恨至淵明與僧辨往回數書

文苑英華選錄甚備元童子時已辨誦之何必三

國典畧二公紛紛援引耶

楊謂子安文章韓退之不能追固屬過當若杜之
平日雖自許沈鬱頓挫以王遇之亦未能遽爾退
舍也胡又謂少陵用事絕出千古元謂杜詩使事
誠不可及至於文章止覺其清樸過人未嘗使一
事也則楊自論文胡自論詩如聾子對言各自說
一家話病中閱此翻覺破顏

嫦娥

楊云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
嘗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嘗儀占月皆官名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三

也見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嘗儀靡卽嘗儀氏之後
裔後訛爲嘗娥以儀娥同音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
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凶如何也詩以樂且有
儀叶在彼中阿大元經以各遵其義叶不偏不頗史
記徐廣注音艤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彥儀則嘗
娥爲嘗儀之誤無疑矣

胡引陳晦伯正楊曰此史繩祖佔俚緒論耳歸藏云
嫦娥奔月是爲月精非始淮南也

又云麟按史氏之說得之而未盡山海經云嘗儀童

俊妻生月十有二月中嫦娥其誤始此山海經之謬則本之常儀淮南之誤又本之山海經非嘗儀占月則嘗儀生月之說無繇傳會也非嘗儀爲帝俊妻則嫦娥爲羿妻亡繇傳會也

又云晦伯謂歸藏有嫦娥之說此不足馮歸藏六朝之僞書蓋又竊淮南之說因此益見歸藏爲僞書也少室旣知歸藏爲僞書獨不信山海經爲僞書何耶如云訛本生月何如占月之足據而苦好作異如此至歸藏嫦娥奔月是爲月精立說猶爲近理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美

特奔字荒唐耳闕伯實沈是主參辰傳說王良綴名象緯邃古以來恒多此事特怪羲和獨不究其奔日何也

又按張衡靈憲日月者陰精之宗積精而成象象成爲獸玉兔蟾蜍也皆四足表陰之類其數偶又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奔月是爲蟾蜍靈憲因蟾蜍之說傳會也然亦言其託體變化非云嫦娥抵今猶處月宮也

山海經旣云嘗儀帝俊妻而此又云羿妻將帝俊

非舜而自羿別名耶羿能射九日而落其烏其妻
竊藥奔月羿獨不射月而落其妻元疑羿其畏內
者耶

又用修儀俄同音引據精確但云易小象以失其
義叶凶如何也元按失其義係鼎卦爻辭當叶信
如何也凶如何乃小過語楊公濫引人言未及自
訂倘少室憶此復成虞芮矣

西施

楊云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三

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
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旦讀墨子曰吳越之裂其功也
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沈於水
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
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所據後簡修文御覽見引吳
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隨鴟夷以終
乃歎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
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幸遇
余而雪之亦一快哉

胡引陳晦伯正楊曰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觀此則逸篇寧非影撰耶

又王弼州藝苑卮言曰用修證西施之沈江與陳晦伯證西施隨范蠡以去俱有所出難以臆斷第陳引吳記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此大可笑按記亭在嘉興縣南一百里吳地范蠡爲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事未有奉使進女三年於數百里間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吳王不怒越者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三

又云麟按長公所駁陳引吳地記當矣然越絕書載女陽亭事云句踐入臣於吳夫人於道中產一女於此亭句踐勝吳名亭曰女陽更橋李爲女兒鄉蓋吳地志卽此事加於范蠡其訛灼然不辨而亦可見西施隨范蠡唐俗已有此談矣

又引西溪叢語載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楊所

引逸篇謂出修文御覽此書齊祖珽撰通考尙有其目近絕不見傳恐楊所引自是太平御覽不爾則晦伯所謂影撰耳叢語一則并錄於下方附以鄙見俟精識定之

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鴟夷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施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堯

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王娃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沈荷花此又復還會稽之言俟載考之

又云按西施事諸學士紛紛無定論麟謂詞人之言乘興點筆自老杜外罕足據者况牧之清延子瞻二三君子用事多誤者耶王性之所解紫微詩尤乖刺不通而姚令威引之疎矣核其可據以缺證當時惟越絕書及吳越春秋耳吳越春秋漢趙曄撰而越絕

雜有戰國西京之辭要爲得之太史公傳蠡三遷皆致千金又云長子偕吾力田起家則非在越服官時所產明甚以余臆度蠡之爲人匪泊然貨色之外者亡吳之後成名畏禍舍其爵壘阱祿而載麗色以適他邦固其計所必出也蘇詩又有他年一舸鴟夷去正用杜牧詩而王銍所解之謬益徵矣蘇又有更憐夫子得西施之句令詩家萬口相承卽蠡無此事難乎免矣

元謂西施之沼吳與妲己之亡殷未可同律坐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楊胡解紛二

四

在吳則爲淫蠱在越則爲功臣豈有使之盡心於前而刑隨其後者乎將後之爲王明君烏孫公主不旣危乎浮江之舉理所不可然以彼烏喙之行殘忍難測岑草之臭未勝文子之鋒已試矣何有於一婦人乎况蠡載以行絕無証據今古相承皆屬聲影胡之徒手以攻恐不如楊之恃墨以守也敬以所疑質之如左

胡引正楊如吳地記謂蠡進西施與之潛通三年始達吳越相去間濶幾何淹滯三年句踐不問夫

天
可
天
天

差不知有是理乎况句踐報仇之心不能辰夕進
女一行動則三年毋論女齒加長色去難留而吳
王爲人素溺情聲色椒風秘戲纖悉難欺已胎之
敗嫗御荒淫之老手有不立破其奸者乎晦伯羸
甲詎堪敵用脩之偏裨而少室使之陷陣可爲一
笑矣

胡引諸書惟藝苑卮言爲近是他如王性之皆不
明而強對耳女陽亭一說誠足破吳地記之紕繆
然三年始達於吳之說亦不無所承誤王所解殊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望

未周悉也元按吳越春秋句踐得苧蘿鬻薪之女
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
都邑三年學服而獻之故廣微因此遂誤謂與蠡
潛通三年始達於吳

文人多如此
汚蟻人如左
馬輩皆未免
天刑

又胡謂西施隨范蠡唐俗已有此談唐人如杜牧
之已形之歌咏楊又借此爲辨難之端矣胡始及
之亦殷深源之竹馬揚於窻中聞此得毋以桓
元子自待乎

胡又引西溪叢語載吳越春秋語與楊所引語異

意同何足以楊爲影撰耶且古今之書詎能盡致
已所未見卽謂不存胡富於卷帙或能自信元則
不敢自信也

胡所引諸家吟咏皆本杜誤且范蠡西施原屬韻
事流傳旣久卽事成詠豈爲定案硬著范蠡承當
何異以莫須有三字定岳忠武之獄耶至宋之間
浣紗篇胡遂疑其果還會稽則更癡絕詩人咏事
亦各有意宋或有所不滿借西施發之辟一女子
至亡人家國使果靚粧還舊都魚鳥亦羞見之豈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聖

眞有其事不然西子亡吳之後一四十老嫗耳卽
天治自好何至畏魚驚鳥耶

胡旣以牧之清延子瞻三君子用事多誤而又數
引東坡詩相證何耶如他年一舸鴟夷去之句此
坡老代人留別詩也按其全篇云絳蠟燒殘玉壘
飛雅歌唱澈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
舊姓西則西子遂可謂姓西乎詩詞中如此等事
作者讀者都不必認眞何意少室作癡如許也

又按胡以龍門稱蠡三遷皆致千金又云長子偕

吾力田起家則非在越服官時所產明甚以余臆
度蠡之爲人匪泊然貨色之外者元謂史記至合

三人皆范蠡此事大是疑案以元淺學不敢驟折

其非是若云長子偕吾力田起家一語則可顯辟

其謬越絕書云范蠡生於宛橐或伍戶之墟結童

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大夫種入其邑知

有賢者得蠡而悅志同道合相邀而往先至吳後

至越安得所謂力田起家之長子耶卽如史記所

云朱公之妻必西子也西子能亡吳霸越豈嘗婦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明解紛二

盟

人比而見事憤憤必殺其仲子而後快耶

用脩引吳越春秋逸篇曰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

令隨鴟夷以終解之曰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所

以報子胥也杜牧誤以鴟夷爲范蠡影撰此事以

誤後人耳胡錄不全遂使楊旨不明

女兒鄉越絕書作語兒鄉漢書正義曰語兒鄉在

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

太極泉

揚云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

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酉陽雜俎藥有太極泉蓋神漢益漿之類宋齊六代文人好用僻事如此

正楊曰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爲萬物獲福無方之源沼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井泉此唐段柯古所著南宋安得預讀其書耶既誚其虛誑又取以證者何耶

胡云麟按楊引證此類却無妨蓋雜俎雖唐人采摭然所記率本諸前代遺書如任昉述異記二卷皆雜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四

錄古書奇事非作者自撰也酉陽所據書近率不存故讀者以爲成式自撰今考其所引道釋二典及山海經博物志者往往本書具存卽其他可見楊所引太極泉或成式雜錄往事焉知非出於六代之書乎惟唐事多段自紀熟玩雜俎自當知之

少室平時事必排楊獨于太極泉反左祖之

元據

陳晦伯所正引據最確宋詔所用本之含文嘉非雜俎無疑楊憶之不得遂疑出於段耳酉陽一書原自小說家雖間或引古亦非述異諸書所比胡

乃不玩詔書及禮文猶疑段用六代之書楊旣嘆
語胡復龔笑不能解其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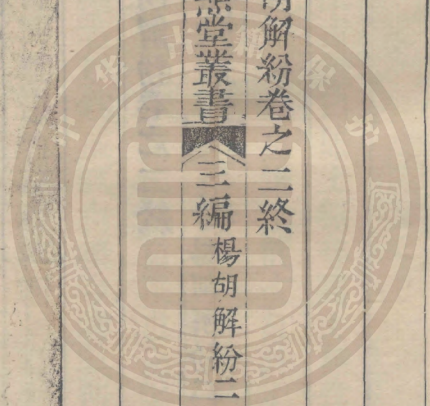
楊胡解紛卷之二終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巽



青照堂叢書不須尋其旨矣
亦不須尋其旨矣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學寵選彙梓

孫文翰

藝圃校錄

盧長長楊胡解紛

朝邑

李元春時評閱

業王維戊

信參訂

卷三楊升庵集

少室喜剔楊瑕掩瑜間有元不慚寡陋妄為剖別

至楊之過差又有胡所不及糾者聊列數條於左

知元之無所偏護也

雉

楊云禽經曰雉上無尋鸚上無嘗雉上有丈鴟上有

赤言飛而上也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一

雉是也

果如楊言都城不高百丈哉按陸佃埤雅云雉鷄

屬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

丈長三丈也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又按提綱

云城之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而高一

丈則百雉者都城廣三百堵也故左傳注杜曰方

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

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鄭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三族著之令典屋誅蓋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康成啓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按後魏書托跋氏有門房之誅門者誅其一門房者誅其一房也此屋誅之遺法乎三族之典實始於秦以爲蠶室則於字義又恐未允

蒲蘆

楊辨螺贏之說甚詳末引中庸曰政也者蒲蘆也卽螺贏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二

爾雅曰螺贏蒲蘆注云卽細腰蜂也今蒲蘆細腰者亦名螺贏形似互名也如謂中庸蒲蘆果屬螺贏則地道敏樹四字作何支消范說不旣謬耶而楊復引之亦弗深思矣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此固矛盾之說然誰弗知之特喻言耳有實爲矛
盾事者世或未盡知也載記云赫連勃勃造五兵
之器精銳尤甚旣成呈之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
斬弓人如其入也則斬鎧匠此真矛盾矣

蜀取劉璋

楊謂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南擊張魯是
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
計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璋爲孔明病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三
蓋未之考也

用修於此幾於愚矣昭烈基業全藉取劉璋一著
不然寄旅江東餬口景升時等耳如此計較詎有
不出於武鄉者特其雅量不欲權譎自居反經行
權實非得已計成於內身措於外此與先主勉強
於法正之謀同是一意其定計取蜀者兵家之權
謀繆若不知者將以假仁義而收拾劉璋臣庶之
心也逆取順守又何病焉草廬數語心事灼灼後
之使法正者將以愚益州之耳目何意千載而下

復有爲之愚者

啓明長庚

楊引詩緝李氏曰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今注一星二與一字畫多少之間誤耳

元按金星先日而行故西見後日而行故東見長

庚啓明雖異名實一星也以其在東先日而出故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四

以啓明名之義取其啓日之明也在西後日而沒故以長庚名之西爲金方庚者金也其爲一星今三尺豎子亦自知之毛氏詎足誤耶李氏鄭氏正如說夢升庵又復夢中解夢豈其平日窮心卷帙而無意垂象乎一物不知君子爲恥誕博如楊奈何亦若宋儒之寡昧也楊又有天不入地之論更爲踈陋此人所易曉故不爲置辨金星之解偶爾及之不暇詳也水星體微不類金星且金星於一歲之中雖附日而行而或前或後其意狡猾所係

不淺元作象緯正譌論之最詳

木綿

楊引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鷓鴣飛又王叡詩紙錢飛
出木綿花南中木綿花大盈把花紅如山茶而黃
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張勃吳錄云交趾定安縣
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卽今之班
枝花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注廣洋有班枝花
曲

元聞嶺南木綿樹極大果非江南及吾地所藝者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五

可比若以爲卽班枝花則不也班枝花今粵中以
爲襜絮最佳不中作布蓋木綿卽漢書所謂吉貝
也字或作古貝南史載高昌有草實如繭中絲如
細纒名曰白疊同物異名也李時珍注本草以爲
木綿有二種似木者爲古貝似草者爲古終沈懷
遠南越志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核似珠珣
治出其核紡如絲綿染爲班布者皆指爲似草之
古終也據此木綿又有藤本者本草以爲樹本者
卽班枝花亦誤也李時珍本草綱目世人極推其

木綿草綿自
不同吾鄉所
種草綿耳

博洽然多遺漏舛午處元嘗欲補正之以饑驅未

暇蓋番言不同稱名遂別梵書謂之睽婆漢書謂

之吉貝南越志謂之古終新唐書祁鮮而西謂之

波羅樹實皆一物也惟後漢書載哀牢有梧桐木

花織以爲布潔白不受垢污幅廣五尺先以覆亡

人然後服之廣志亦云剽國有桐木其花生毳白

色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爲布漢魏以後哀牢剽國

土皆內屬並不聞織梧桐花以爲布也詳其體製

疑卽樹本之木綿名特殊異耳但遠方物產未嘗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六

目及不可臆斷如魏文典論貽笑來葉據云幅廣
五尺今洋布幅亦廣四五尺甚白軟滑細豈卽此
耶未聞織花所成也

嬾婦魚

丹鉛續錄引說文云鮪魚出樂浪潘國有兩乳葉子
奇曰奔鯨也一名濶相傳嬾婦所化佛書謂之饑燈
鳴瓊泛醪則明披緗辟盧則暗又名鮪

元按嬾婦有三種嬾婦魚乃楊氏家婦爲姑所溺
而死化爲此魚又草木狀云綽草生池沼間葉類

山海經注其
膏照讀書則
晴

慈姑根如藕條食之思睡又名睡草醉草暝草懶
婦葳也又廣志云嶺南有懶婦者似山猪而小善
害禾稼以機軸紡織之器置田間則不復近也如
廣志所載真嬾婦矣

務光

楊辯短人引孔子家語僬僥長三尺短之至也而莊
子注云務光長八寸

元按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楊或誤耳爲身而
又以七寸爲八寸爾若如楊說則務光以八寸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七

身戴七寸之耳將何以行履哉嘗憶此言令人連
日失笑

青案綠瓷

楊引古詩青玉案云卽盤也今以案爲卓子非孟光
舉案卽盤也若今之卓子豈可舉乎綠瓷酒器見鄒
陽酒賦

元按案卽椀字古椀與案通用 元史隙中辨之甚

悉楊以爲盤雖不遠不中矣綠瓷對青案雖工然
除却玉字竟是何物何異王子安紫電清霜乎干

百載後又當生一楊升庵爲索解也

雀穀

楊引杜弼曾移檄梁武云徒探雀穀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救晷刻之命雀穀趙王主父爲故太子章所逼餓死事熊蹯楚成王爲太子商臣所弑事其後臺城之禍索蜜不得何以異此庾信哀江南賦亦言探雀穀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杜言於未形之先庾述於已形之後其偶合耶抑有意耶

元勿讀杜弼檄至雀穀之句謂是文章中之識語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八

也史稱梁武餓於臺城食鷄子而終杜言實爲之兆庾則實指此事借主父事影對耳楊徒引食蜜事以疑偶合可謂善忘矣

此檄文苑英華注云一作魏收

劉景升

楊引董伯苑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昭肥鍾瘦各得其一體表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人品之高下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傳其與袁尚兄弟書筆力豈減崔蔡耶

元按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已草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皆師其法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衛巨山四體書勢亦云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劉德升而鍾體稍異董旣訛爲景升用脩遂據以爲表少室好搜楊隙乃獨舍此鮑魚李核觸物成訛蕉鹿梟蛇因疑生夢自慚寡陋敢見一斑

太王翦商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九

楊引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太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尙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綿洪豈有一毫覬踰之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太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尙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

字誤也按說文引詩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則紛紛之說自可息矣

元謂胡氏之論詩直所謂以辭害意也論語曰泰

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泰伯去吳周尚事殷何嘗有天下而曰讓曰三讓立言如此亦豈字誤乎不過以周之積德累仁泰伯不去亦必得

此顧徵君說近

天下故雖讓國猶以天下也則太王翦商之說不

旣昭然玩實始二字可知如楊所解太王始受福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十

於商而大其國不旣紆哉

角端步搖

進書載記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爲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爲步搖後訛爲慕容因以爲氏焉

元按步搖冠古有之漢書載於輿服志又逸雅所

謂步搖上垂珠步則搖者是也鮮卑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王伐公孫氏有功拜率

善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莫護
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步搖其後
音訛遂爲慕容焉楊曰步搖者慕容也是步搖創
作於慕容矣又梓人之誤以多爲名復更難解爾
故詳引之以補楊之未逮也

白間

楊云西都賦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爲
對白間猶黃間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間古弓
名文選以間爲鷗非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十一

二句自是偶語楊解殊佳但招字於義未安信如
楊說當是拓字誤作招耳

按南都賦黃間機張注云善弩之名又太公六韜
曰陷陣敗強敵用大黃連弩又李廣以大黃射其
裨將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亦曰大黃
間弩名字亦可作黃肩也則黃間白間皆弩名或
以色分耳按鄭德曰黃肩淵中黃朱之是矣楊疑
爲弓弩之屬風俗通以爲古弓名皆考訂未能了

了爾

咎姓

楊云進有咎堅今襄陽多此姓按說文無此字也蕭何封於鄴其地在襄陽之光化縣其後因以爲姓而鄴訛爲咎

漢書班固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鄜鄜七何反沛邑也顏師古注云何封南陽之鄴訛自師古耳故至今不改

守淮

楊引劉季表曰自古守淮莫難於謝朓又莫難於楊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三

行密謝以八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走敵以入淮也

元 按符堅雖發長安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前後

千里旌旗不絕而至壽春者止二十五萬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符融亦止二十六萬耳進時已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羈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而劉牢之又以五千人襲破梁成營則進何止八千

淝水之戰其勝蓋全恃劉牢之

兩甄

左傳將獵爲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說桓靈寶好獵雙甄所指不辟林壑進書周訪傳杜曾攻陷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旣而兩甄皆敗訪選銳卒八千人夜追破之梁裴邃壽陽之役爲四甄以待之挑戰僞退回甄競發魏師大敗書傳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爲字不知於軍何當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二

七

是

元考韻譜甄入先字韻音堅古字多通用兩甄卽兩堅耳猶中堅後勁之義楊誤讀如字便若難解

玉導

齊高祖性清儉主衣庫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長敞原卽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進馮遷追及桓靈寶靈寶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篔之類耳導擇也義取擇髮然唐以後不聞其名

元據逸雅云導所以導櫛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

或曰櫟鬢以事名之也則今之牙抵或梳櫟之屬以玉爲之者耳

勞薪

楊云王邵奏改火䟽云昔師曠食飯謂是勞薪所炊進平公使視之厨果然車輞今傳以爲符朗非也

元

按此事蓋兩見一爲師曠一爲進荀勗勗字公

曾嘗在進武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服其明識符朗但載其小生鹽半露雞黑白鵝世

青照堂叢書

三編楊明辨紛三

酉

未嘗誤傳楊誤憶爾

須女

升庵因訓妾字乃曰按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女則諸侯之別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歸也

元

按左傳織女爲處女須女爲旣嫁之女左傳於

乾象之學最精其書雖不可見而列國之占候其見於議論者皆精鑿奇驗自甘石以後人自立說所謂須女賤妾之稱職之卑者主布帛裁製嫁娶

水守之萬物不成火守布帛貴人多死土守有女
喪金守兵起也始別於左氏所紀而繁碎失其本
矣儒者仰觀固宜原本左傳參合諸家窮理驗數
乃盡其奧此元象緯正訛之所繇作也用修聘目
綈湘獨昧於天官考究不精遂至污蠟天星耶史
記曰織女天女孫也而於婺女不注爾雅曰須女
謂之務女其字或作婺也

蜃

楊云雉入大水爲蜃蜃卽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

青瑤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五

生於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
月盈虧又曰月死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
厥音晝縮也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驚涓水出氣
如蜃蜃形似蛇而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
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雨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
也則與蚌蜃字同物異

元按埤雅云蜃形似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

狀似螭龍有耳有角背鬣作紅色噓氣若樓臺望
之丹碧隱隱如在烟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喜且

至氣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史記曰海旁蜃
氣成樓臺者是也世云雉與蛇交而生蜃得其脂
和蠟爲蠋香聞數百步烟出其上皆成樓臺之狀
矣又曰蛇之求於龜則爲龜求於雉則爲蜃故三
物嘗異而同感也筆談云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
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之狀謂之海市或
云蛟蜃之氣又聞蛇與雉交生卵聞雷聲則入地
中雷大則入深雷小則入淺歲久成蜃遇風雨則
乘水而入於海其出山變化視卵入之深淺爲遲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六

速入土深者發遲而力大入土淺者發速而力小
出時能乘風雷崩裂山陵圯壞橋梁衝激爲害元
鄉中暴風雨時多有之亦有死於江中不能達於
海者此蛟蜃之蜃也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又
云仲秋雀化爲蛤至春復爲雀風土記云六月東
南颶風發海魚化爲黃雀古今注云九月雀入大
水爲蛤不然多淫佚又按蛤有三種皆生於海蛤
蠖千歲鳥所化海蛤百歲燕所化魁蛤老服翼所
化此蛤化之說而一云蛤一名蜃能吐氣爲樓臺

海物異名記亦云蜃布泥有疆界其蒸氣也爲樓
據二說蜃卽蛤也蜃氣亦出於蜃蛤之蜃矣二而
一者是耶誤耶又二物皆雉所化豈雉入水爲蜃
者卽蛟蜃之蜃訛爲蛤類者元格物未精何敢妄
斷偶因楊言濫引及之且不喜楊之不能廣証而
引風調雨潤之語爲弗雅馴也

白打錢

楊云白打錢戲名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
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 份三 十七

錢

元按齊雲論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
人角踢爲官場宋丁進公詩有白打大賺斯之句
疑卽今之不持物而拳打以習武也縣錢以賞較
其勇怯耳此法當始於左傳之季友莒拏

方響

司空圖詩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舫方響今世多不
識李允方響歌十六葉中浸素光寒玲震月雜珮瑤
樂書云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爲之

是又按唐
有拔河戲吾
鄉路振公以
爲今之曳盤
牛亦是也

脩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纔三四寸後周正樂載清涼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鐘大呂二均聲

元 疑司空表聖詩中方響是虛字非實事偶二字相同非指樂器也方響是引樂之物楊第詳其制而不言其用謹錄一事以備考稽宋南渡時高廟在建業有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呼萬歲宦官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繫小金牌刻宣和字因以架置之稍不驚怪比上膳以行在草草無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九

樂鸚鵡大呼卜尙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故以舊格相呼也又唐時蜀將軍皇甫誼善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池彈琵琶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奏之聲猶然直不悅自謂不祥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調蕤賓夜復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因竭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一片鐵乃方響蕤賓鐵也知方響果應十二律矣但楊乃

云一架十六枝其義未詳尙俟載考

昔昔鹽

楊云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鹽亦曲之別名

宿昔誰昔疇昔等字皆訓日夜昔昔故自夜夜也

鹽字作曲解恨楊引據未詳元按唐人多以鹽爲

曲龍朔時歌名有突厥鹽時有突厥之亂此曲爲

之兆又麟德間百姓飲酒唱歌曲終而不盡者謂

之族鹽朝野僉載以誅閭知微之兆元疑族宜當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九

作續始與不盡之義合卽此知唐時亦多以鹽名

曲也又曲名有烏鹽角江鄰幾雜志云教坊家人

市鹽得之子角中翻之遂以名焉江訓未必當且

詳題字作如此解覺太俚而拗疑亦烏角鹽傳訛

耳元郡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

玉練裙皆沿習誤用也

酒龍

楊引陸龜蒙詩花匠礙寒應束手酒龍多病尙垂頭

又咏茶詩思量北海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

飲酒
有酒龍

酒龍二字楊不指所出元疎淺不足知此疑前句
用杜征南事頗為切當進書載元凱在荊州因宴
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窺之止見一大蛇垂
頭而吐

木難

楊云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注引南越
志云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按
其形色則今所謂祖母綠也

元按碧珠瑟瑟也黃珠木難也楊以為碧珠疑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三

筆偶誤及以為今之祖母綠則信誤矣今寶石中
有色黃者或云即木難珠用修生長蜀滇鑒別尚
未能精與

楓人

楊辨颶風引唐子西詩雲黃生颶母雨黑長楓人

楊訓颶風甚悉而楓人以旁及不注元按嵇含南

方草木狀陸佃埤雅皆言楓之有瘿者風神居之

夜遇暴風驟雨則長數尺謂之楓人

雞碑鼠獄

楊云裴虔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
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
者曰雞未肥去月乃巳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果
以巳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慚鼠獄智之雞
碑正用此事鼠獄見張湯傳

據當日解者以去月去水爲巳酉字故於巳酉日

擒吳元濟

元

謂雞未肥去月留巳以合未肥二字

尙爲近理酒未熟去水字於未熟何涉然詳碑語
未可爲雞碑四六中用事如此不旣晦乎宋人語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三

自用戴安道事安道名達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
瓦屑作鄭康成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
人莫不驚嘆又二語俱用童子事以成對爲更工
切也且是唐人序中語非宋人也

顧凱之詩

楊云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進顧凱之詩也

上句漢世祖語顧長康用之作詩耳漢世帝王生
具騷雅姿骨故啓齒多得韻語武帝吟咏出入屈
宋無論已世祖初不擅詩疾風勁草之句雅言爾

詩人竊之都成好語惜賸句詞意傷複耳高皇大
風黃鵠故復氣冠百王卽如遊子悲故鄉一言情
韻橫發竟自十九首及蘇李贈答中妙語也漢家
五言後世莫及此五字實其鼻祖却於尋常口語
得之真不可解偶因用修錄顧凱之詩感而附論
之以見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天邪

楊謹唐詩錢塘蘇小入道最天邪又長安女兒雙
髻鴉隨風趁蝶學天邪注云天音歪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三

元謂天字當如字如桃天之天卽作妖字解亦可
天邪形容女子風流如見作歪字訓解反覺強而
削色矣

楊用脩亦有詞云桃根桃葉最天邪水調何傳莫
護砂無限江南新樂府陳朝獨賞後庭花自注云
天音歪蓋心喜此二字音解獨得故用之以作此
詞爾然正可作天也

荳蔻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荳蔻稍頭二月初劉孟

熙謂本草云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之詩本咏倡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此爲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媚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葉成陰矣何事入咏乎

如劉子言少而娠故非楊以爲花之未開亦屬未當蓋荳蔻之函其形頗有所似意可想見借咏處子最爲得偷徐天池雌木蘭雜劇所云交還依舊春風荳蔻函是也特於二月初疑未合耳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三

青精飯

少陵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精一名南天竺又曰墨飯草以其可染黑飯也道家謂之青精飯故仙經云服草木之正氣與神通食青燭之精命不復殞謂此也

元

按南天竺與烏飯草絕殊不相類楊誤以爲一

則因本草誤也本草綱目以南天竺爲烏飯草引

陶隱居登真隱訣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缺飯法

云其種似草而是木故號南天竺一名南續一名

猴藥一名後草一名惟那木一名草木之王凡有
八名各從其邦域所稱而正號是南燭也子如菜
黃九月熟酸美可食葉不相對似茗而圓其以烏
飯草爲南燭而所謂子九月熟酸美可食葉似茗
而圓則復是烏飯草天燭葉尖而長兩兩相對子
紅不可食亦不中染飯其葉似竹非竹草類也如
頌所云株高三五尺凌冬不凋冬生紅子人家植
之庭除間俗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其又云子生九
月熟則紫色內有細子味甘酸小兒食之寒食采
青照堂叢書三編 楊胡解紛三 一
其葉漬水染飯色青而光能資陽氣者烏飯草也
杜所咏則烏飯草耳
又按瑣碎錄云蜀人遇寒食日採楊桐葉染飯色
青而光食之資陽氣謂之楊桐飯道家謂之青飢
飯楊桐卽墨飯草也

阿鞞廻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鞞廻阿鞞廻番曲名張祐集有
阿濫堆蓋飛禽名明皇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卽
此也番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

耳難以意求也

據云阿鞞廻番曲名阿濫堆卽此以中華字寫番聲故人自不同是已然按中朝故事曰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采其聲爲曲又名鸚爛堆故張祐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宋賀方回詞云待月上潮平波灩寒管孤吹新阿濫則阿濫堆非番曲矣酉陽雜俎云鸚濫堆黃一變之鶉色如鶩擊鶉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細臆前漸漸白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室

牛繼馬

楊云唐元行沖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時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進受命此其驗也

秦呂進牛史傳灼書長厚者姑置勿論可耳進宋受禪六代相承托跋僭竊一方遂云名列圖讖乎

幌巾

楊云說文云幌青絲綬也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幌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爾雅細似細組似

組東海有之皆草也細鹿角菜組海中苔今之燕窩菜也詩人白幡巾紫幡巾皆合用此字而俗多用綸綸自綸幡自幡豈可混用也

仲長統半通青幡之綬爾雅注曰皆草色也則組色青而草屬無疑故曰海中苔今海中苔菜色綠如絲而長正類綬溝沼中亦產此但短且不中啖耳若燕窩則海中最纖銀魚所成奚翅秦越用修未經海上目不識此使草魚同體青白亂觀正屬不細究爾雅故爾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辨紛三

三

柳沆獻替比陸贄

楊云唐廣德元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柳沆上書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放歸田里見於東坡文而唐書不爲沆立傳詞臣獻替不止陸贄李絳也

柳沆請誅程元振疏詞氣慨壯文筆亮爽較宣公諸疏更自奇桀至今讀之尙足令人感發况當日乎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本俱錄之元齒未齷先大人手錄課誦不必坡公也

甌臾

楊引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漣
甌臯皆器也楊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罍曰甌臯
謂地之坳坎如甌臯也漢書顧頊有三子生而亡去
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
家宮室區隅漚臯善驚小兒漚臯與甌通蓋傾側窳下
之地邊塞之地有甌臯亦取窳下之義

元按漢舊儀曰顧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
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蛾鬼一居人
家宮室區隅爲漚臯善驚小兒據此漚臯疑是疫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卷

鬼名而瘧鬼二字或作虎也始疑元之所見鐫刻
或有訛舛然憶得十六國春秋載劉聰后劉氏產
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則虎爲古帝之後裔事或
有之而楊所引又遺蛾鬼二字按埤雅曰蛾短狐
也似蟹三足含水射人或曰含沙射人之影稽聖
賦所謂蛾旋於影蛾射於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
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
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名水弩春秋曰
秋有蛾詩曰如鬼如蛾卽此也蛾亦物也蛾爲疫

鬼虎何必非其友于乎

秦檜詐作符瑞

楊引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獸之瑞終歲無虛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冰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花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瓦冰有文若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夾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完

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爲是以此戲之乎

此二事皆宋史所載事關五行非瑞徵也楊惟據小說失考爾元按景德元年保順軍城濠冰亦起文如桃李花雜樹人物之狀元至正十四年春正月朔汴梁城東汴河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五日乃解豈亦檜爲之乎又金史稱金將亡河水凍成龜文又有花卉鳥獸之狀巧過雕鏤時人謂之天畫皆亡徵也

不卽丕

楊云古地名多有丕字如春秋之不羹華不注史之不周不美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卽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說也

元以楊諸所引惟不顯字可作丕餘詎足信如左傳之不羹羹音郎不無別音也華不注不讀如餘不溪鄂不躡躡之不音柎未聞作丕讀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作花柎注言此山孤秀如花柎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无

注於水李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亦作平聲

百函

楊引南史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應對不廢

漢書陳遵傳遵字孟公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爲榮王莽時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憑几口占授吏且省官事書數百

封親疎各有意較穆之百函爲更異矣

落霞秋水

楊云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
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紫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隨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
叢王勃滕王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啻青出於
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

落霞秋水句法本自六朝然有不及前人處以其
用字舛繆所謂落霞與孤鶩齊飛元按鶩家鴨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三

辛

左傳公膳曰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

去其肉而以洎饋注鶩音木鳴也鳧野鴨也禮庶

人之贄鶩鶩或作匹注曰不能騰飛如庶人之守

耕稼也則安能逐落霞而齊飛乎謂之青出於藍

不也尸子亦曰野鴨爲鳧家鴨爲鶩周官亦云庶

人執鶩鄭康成曰取其不飛遷說苑亦曰鶩無他

心故庶人以爲贄皆可羅證其舛謬無疑也

韓退之稱三王所爲序賦記王勃作游閣序王緒

作賦太原王中丞爲從事曰作修閣記今以二語

王蓋悞以鶩
爲鳧然句法
襲用六朝亦
童子氣耳後
人或衍爲子
安作鬼營誦
此二語一童
子云何不去
與共字此又
不識二語之本

爲滕王閣記蓋誤憶耳又據子山集中落花與芝
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非紫蓋也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朗解紛三

三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學寵選彙梓

孫文翰藝圃

校錄

盧長公楊胡解紛

朝邑

李元春時齋評閱

受業王維戊信廷

參訂

卷四二西質疑

二疑山房吾郡少室先生藏書之府也取精多而

用物宏淵淵乎蕩蕩乎挾精剔微著書一十二種

菽林學山丹鉛新錄摘用脩楊先生之瑕不留纖

力其餘考訂今故自成一家言闡往昔垂來茲厥

功偉與元忝生同郡不及先生之門竊聆微言渺

論偶因多病間翻綈繫疑義未析聊拈數條旁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一

羣籍發明餘蘊元嘗聞諸先生曰昔人之說有當

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臆之亡當於吾心務審其

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稱

物之衡而尚論之極也奉以周旋敢自外與鼠之

飲於河也快意於滿腹河之深廣勿計也桃雀巢

以芎秀剿以縑麻詡詡然自以為巧何有於鵬鵠

之翔止哉懶於尋簡間多乖午雖不如楚王圍之

戮慶封也知我者將毋憐其寡陋赦其狂妄與

經籍會通

道德經

胡云夏商以前經卽史也尙書春秋是矣至漢而後人不任經也於是作史以繼之魏進其業浸微而其書浸盛史遂析而別於經而經之名禪於佛老矣

老子子也初無道德經之名唐世追崇其號始尊之以經名之以道德魏進之世尙未聞也乾竺之書亦偶合耳何足與六經爭衡

史書佔俚

內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二

胡云左傳史記漢書後漢三國其文之以代降也若歷堦而下魏進齊梁靡冗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焉唐宋遼金僻濫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歐宋之盛也然而非晷壽之比也南北史如馮具區所較留都監本擯之不容口少室乃躋之魏進之上可謂兩失其平元謂延壽筆頭清析似佳於六代然非進書比也其好羅詭異頗類稗官則非史家所宜至進書豈特奪承祚之席乃並之魏齊梁陳乎雖論體稍變而工麗可喜

况體裁亦何定乎肖人而陋也何如自我而效也
特嫌其是非頗謬審定未詳王彭祖不入叛逆之
條劉石諸臣時竄名孝友文苑之傳舛午雖多此
其大畧歐陽五代宋人極其標榜披覽數四未覺
動人少室其亦依人俛仰者乎

胡云觀綱目於既成亡足異也夷考厥初難言哉夫
陳壽魏收不足論王仲淹讀春秋而帝元魏司馬氏
修通鑑而帝曹魏彼何人也黜曹氏於盜黜元氏於
彝黜武曌書帝房州自餘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其有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三
紆回難合瑣屑眇聞者讀者求其變畧其初可也毋
詞費哉

考亭之前得春秋之旨者其崔鴻乎崔作十六國
春秋獨外江左意念深矣雖以獲罪心事益著豈
陳魏司馬所得比量哉後之讀史者亡能表著之
致令坳坳不可惜乎少室於史詳哉言之亦竟不
及甚矣論世之難也

外篇

胡云世知項橐八歲而師孔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

也世知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爲尤少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元於用修少室見之

矣用修以務光八寸而少室以伯益五歲也懷抱

中物而焚山澤驅虎豹乎信而好古亦有愚知焉

胡云楚昭秦穆恥矣宋襄亡之不暇而霸云乎哉昆

吾大彭豕韋異代也若存若亡也亡已則悼以易襄

猶庶乎其可也

又注云班固以齊進秦楚及吳闔廬爲五霸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四

五霸之名紛更立說荀子以桓文襄闔廬句踐爲

五霸胡氏以桓文襄莊穆爲五霸白虎通風俗通

以昆吾大彭豕韋齊桓進文爲五霸今少室又欲

以悼易襄夫悼修霸業屢主夏盟宋襄乞霸芊君

一會而執載戰而殞以悼易之未爲無當然據孟

子五霸三王之罪人則五霸不指周也其昆吾大

彭豕韋之謂乎杜元凱亦曰夏霸昆吾商霸大彭

豕韋周霸齊桓進文少室嫌其異代何哉若存若

亡之說更爲失考春秋左氏顯著霸功汲冢紀年

顛頊十歲佐
少昊亦不足
信

備書顛末綿世雖遠昭灼可見至謂闔廬易襄出於孟堅亦偶亡白虎通之言乎

胡云吳之求成也句踐猶有心焉從而贊之報曩日可也援桴隨之必滅乃已胡其忍也以烏喙目其君以貨財汚其身至齊復爲田嘗亂其國甚矣人之好亂也

又云蠡事與胥異吳弗可以釋越越弗可以弗釋吳也

甚矣書生之仁亡當於家國也黃帝曰操刀不割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五

失利之期項王不忍於龍準夫差受惑於烏喙卒之國破身死句踐辱身含垢二十餘年僅乃得之尙足修報施之小節哉樵頭犢鼻辛苦奚爲當斷不斷其禍乃亂以垂亡之於越尙能沼吳况吳之強修合餘燼詎可必哉姑蘇之鹿幾何其不遊於會稽耶

胡云刺大亂之道也萬弗已而用之則視其刺之是非而已劫桓逆干順也弑僚下賊上也殺累私害公也沫以亂道刑諸以亂濟惡政以亂快仇皆亂之亂

也且也桓可義奪遂出忿爭光匪廢逐三子者之刺亦可以已乎哀哉丹也燕社稷且暮墟矣丹思所以濟之而萬無策也僥倖於一刺詎得已哉政極蘇嗣可以息黔黎延周脈燕亦未至遂亡軻之垂中而弗中也天也世人燭成敗弗燭是非故軻爲笑資而沫爲大勇悲夫

元謂曹沫卒發於壇坫之間荆軻間關於強秦之

國一難也齊魯嘉會玉帛初將燕秦執阻陳兵陸

見二難也沫思滌恥於三北恃齊平日之義聲軻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六

不妄冀於一生悉秦當時之暴行三難也千載而下不必少室卽三尺嬰兒猶知沫之不可與軻同日言也誰復以爲笑資哉至謂燕丹計無復之僥倖一刺政極蘇嗣猶可以息黔黎延周脈燕亦不至遂亡迂哉是論眞笑資矣荆刺非望夷之誅也扶蘇非胡亥之庸也蒙恬非趙高之奸也斯相於內恬將於外雖百劉項猶未卜其二世而亡也况區區喘息憂亡之燕乎埽境內而甘心君父之仇豕蛇之焰安知不自此益烈哉及荆刃不中箕踞

笑罵以爲欲生致其約反燕侵地以報太子此從容就死善爲戲謔可耳小白抱信猶將背之嬴政虎狼詎甘人刼荆曹情執轍別迥然以之相較不更癡乎

胡云夫蠡之事越也非不久矣闔廬之強弗聞以其君輯也夫差之忿弗聞以其君釋也會稽之棲幸詬在也弗爾計安出也以美色蠱人之國以陰謀刻人之社義執言仗者乎

吳之強齊楚猶畏之何有於於越越欲報之是非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七

內荒於色外蠱於奸兵疲而將驕忠戮而臣叛有萬難措手者又况責之義仗言執仁義之師乎少室於劉虞之伐公孫瓚也曰但令取瓚幾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少室亦熟於史者夫虞以此敗翻更與之毋怪乎其以仁義之師責於越君臣也以三分有二之周武從事於人望已去之獨夫三仁未絕內荒未深諸侯雖會武猶難之况吳越之勢倍彼殷周兵祈勝也不勝而戰何如弗兵宋襄仁義而斃矣徐偃仁義而亡矣劉虞止取公孫瓚而

國破身死成安不聽李左車而兵虜屢橫夫國以
逆取以順守兵以詐勝以仁行烏在其必仁義乎
王充曰儒者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少室其殆
陸沉者也

胡云仲連義不帝秦甘蹈東海孟談奮身救主超然
五湖彼非有所畏也蠡之去越畏心耳三遷亡一善
狀特以貨稱致子殺人而復救之其事污其識悖

異哉少室之於鴟夷何相望之深也於西子也則
信其溺於色於陶朱也則信其汨於財報吳之術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八

苦矣責之非義仗言執除患之慮周矣責之援桴
過忍至於功成勇退泛舟五湖望諸之隙未開介
山之焰不及易稱知幾其神非少伯其孰當之乃
又責其畏心焉是必恃功戀爵幕網自安如種之
齒劍越庭身名都敗且遺其君以殘忍之名而後
快於心乎

胡云陳豨非黥布輩也征豨平陽絳灌之事而高卒
自將淮陰之死可知也彼其以呂自解哉淮陰墮其
術可也而後世亦墮其術何哉

高之忌信也孰也然高忌其才而念其功故屢奪其兵而不忍其死非愛之也情也呂之殘忍什伯於高也知高忌之乘間忍之名爲漢也實自爲也先君子有弔淮陰詩云有雉思高飛乃畏此弓良淮南烽警合流矢毒龍裳歌風懷猛士漢亦終念王其謂此也然呂愚矣信失爵怨望安知其不爲呂用也呂又自料信之才與知非平勃等也卽欲爲呂用而呂不能制也故信之誅呂也非高也若高果以征豨辟嫌而以呂自解夫彭越非信儔乎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九

何以待中途之訐呂攜歸而後殺之也故知呂之忍什伯於高也

胡云江左諸人風流藉藉視北霄壤也乃廟堂之上有王景畧乎帷幄之中有崔伯深乎景畧升孔明之堂伯深入子房之室者也豈直六朝唐以後絕未觀也

少室此論最爲得矣他人恐未解也孔明之別於景畧者其以德乎伯深才智子房亦當遜席恨鋒神太露耳故子房自全伯深族滅少室又曰魏之

少室所
皆不當

有崔浩也豈直留侯哉其淹貫典墳研精翰墨曉
暢星厯博習方書藝能之美幾於諸葛矣然而超
然之智弗若良廓然之量弗如葛也夫是以及也
少室之言更知人哉然以爲超然之智弗若良則
未然也伯深志大而好爲人所難較張葛所遇故
不同也彼以一人自許百餘年之狂瀾非已無以
反詎忍效子房漠然世外哉故失身委質身與族
隨之天也非人也元偉其志愛其才不能不悲其
遇也王景畧旣捫蝨於元子復墜身於堅頭武鄉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十

辭魏武之辟應昭烈之求出處之際已復勝人

雜篇

胡云世知馮嬪之男子而不知許負之婦人也世知
王聖之婦人而不知孟光之男子也胡自注云王聖
漢安乳母擅權當時宦官有王聖然不甚著孟光梁
鴻妻外蜀孟光見三國志有傳許負見三國志劉焉
傳末漢封明雌亭侯

元

按漢書注善相者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又楚
漢春秋高祖封負鳴雌亭侯不必劉焉傳亦不宜

誤作明雌又史記云郭解善相人許負外孫則又
疑非婦人孟光亦第可云男子亦有名孟光者不
可云孟光之爲男子也如漢景帝王皇后母臧兒
封平原君則平原君亦將爲婦人乎胡之立言自
佳恐索解人不得故爲注之

九流緒論

呂氏春秋

胡云始皇之初非不好士嗜書者讀斯之逐客則亟
毀其令開關以納之讀非之說難則撫髀其人伐國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十一

以求之其勤於下士溺於好文如是

此自少室之論因呂氏春秋而及者也但始皇撫
髀韓非實因孤憤五蠹之書少室誤憶爲說難始
皇蓋爲富國強兵計亦非溺於好文也

四部正譌

山海經

胡云經載叔均方畊謹兜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
一魚豎亥右手把算弄執弓矢鑿齒執盾凡此類皆
與紀事之詞大異

山海經
語不盡誕但
亦或得之聞
而不必皆得
之見也

山海荒唐自是偽書然後漢書云北沃且一名置
溝婁其耆老言於海中得一布衣形如中人衣而
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項中復有
面與之語不通不食而死據此則長臂國亦或不
誣

拾遺記

胡云拾遺記稱王嘉撰蕭綺傳錄蓋卽綺傳而乃托
之王嘉中所記無一事實者皇娥等歌浮艷淺薄然
詞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也又名山記亦贗作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士
今不傳

王子年拾遺記原是小說家若一事踏實便索然
矣其中字句艷麗可喜元極好之每展卷不忍措
手至皇娥等歌更爲新艷若以淺薄目之恐不甘
受蕭綺傳錄猥鄙無味元嘗恨不刪去特存本記
以洗蠅玷記之眞僞固不敢斷據進書載嘉著拾
遺記十卷云其記多誕怪今行於世並不稱有名
山記則拾遺不得云僞書矣

三墳補逸

浮白

少室辨西王母極爲精當乃云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邀不佞闖風之顛浮大白三百賞余爲知言也

按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以大白文侯不盡不仁舉白浮君浮罰也醉鄉記曰大白小日文少室何意以罰爲賞哉

鰲封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三

胡云王會奇禽怪獸多出入山海經其稱區陽以鰲封鰲封者若龜前後有首孔氏無注王伯厚補曰盛宏之荊州記武陵郡西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嘗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名鰲封考以山海經第七卷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龜前後皆有首蓋卽此物也

後漢書哀牢國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盛記所云卽此也王會所紀鰲封但云若龜自是二種王爲誤引

二酉綴遺

夔

胡云論衡辨夔一足然莊周載夔憐螭山海經載黃帝以夔革冒鼓聲聞五百里皆以爲一足余嘗以莊周山海附會然古鐘鼎往往有夔龍之形則獸自有名夔者也論衡又辨汲井得人事然酉陽雜俎載獨孤牙家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真有人矣

白澤圖曰山之精狀如鼓赤色一足名曰夔亦曰揮文呼之可使取虎豹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十四

此論衡所辨者也黃帝以其皮冒鼓聲聞五百里者是夔龍之夔山海經所稱東海中有波流山上有獸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出入水必有風雨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冒鼓楹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以威天下者是也孟康漢書注云木石之怪夔夔神如龍有角人面蓋誤合山海經國語爲一而少室遂不分別也段氏所載獨孤牙事此博物志九館大夫東方曼倩紅泉之類不足證井中之人也穿井得人亦是風俗通呂

氏春秋事風俗通云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人按呂氏春秋宋丁氏家無井嘗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君問之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華陽博議

瓦松

胡引夢溪筆談云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通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依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五

簷映昔耶成式以瓦松爲昔耶殊不知昔耶自是垣衣瓦松乃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豈得謂崔融耶然昨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藏器本草陳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成式也

元按李時珍曰苔衣之類有五在水曰陟釐在石

曰石濡在瓦曰瓦遊在墻曰垣衣在地曰地衣垣

衣一名鼠韭瓦遊卽瓦苔一名瓦衣一名瓦蘚昨

葉何草卽瓦松一名瓦花一名向天草草如松葉

作層段豈以瓦蘚瓦松相亂故耶然瓦蘚爲瓦衣

又非垣衣又按陸龜蒙苔賦云高有五苔卑有濕
葵散生叢竇者曰石髮補缺空田者曰垣衣在屋

曰昔耶在藥曰陟釐又以垣衣昔耶爲二似指陟
釐卽昔耶豈唐時分別尙未精故陸段俱不確耶
又述異記曰苔錢謂之澤葵陸云卑有濕葵卽此
耶

玉壺遐覽

趙公阿

胡云後漢書徐登者閩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六

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
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各試所能登乃禁
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樹卽生荑二人相視而笑
炳以登年長師事之相與共行禁法所療皆除後登
物故炳東入章安船人不知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
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
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立祠於永康蚊蚋不能入也

元按漢書云炳復次禁枯樹樹卽生荑少室所引
當是落一枯字亦枯字爲異耳又炳之入章安百

姓未之知也炳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驚懷炳
笑不答旣爨而熟屋無損異此亦漢書本傳所載
較張蓋渡水更奇胡刪去此節特補出之

又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
虎伏地便就縛執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
釘卽躍出射人如弩箭之發

又異苑曰趙侯以盆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又按水經注云立祠永寧非永康也今永康無公

阿祠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七

丹鉛新錄

博齒

胡引劉禹錫觀博云主人陳握槊之器於廡下有博
齒其製用骨瓠稜四均鏤以朱墨偶而合數取應日
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按劉子以投子爲博齒其名
甚新并識之

元按博齒之名從來宜古進書葛洪傳云不知碁
局幾道樗蒲齒名博齒之名當時已然不宜至唐
猶訝甚新也

雙樹幻鈔

燒菴婆

胡少室引傳燈所錄燒菴婆供一菴主嘗令一十七
八女子送食一日令女子將菴主抱定曰正恁麼時
如何答曰枯木依寒巖三冬無煖氣婆問之曰我二
十年止供養得一箇俗漢遂遣出燒却菴胡云據此
菴主不以可欲亂心在儒家庶幾柳下遺風而禪門
以為俗漢故知此理當別論也

又云趙州見一尼來參州以手搯之尼曰尚有這箇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六

在州曰却是你有這箇在此非釋門中儀律禪者當
幾顯用則不拘知此見燒菴老嫗亦具少知識

燒菴婆謂菴主是俗漢不意少室亦是一俗漢昔

姚興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

可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遂

不住僧房別立舍廨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

引諸僧謂曰若能見效食此乃可畜室耳因舉箸

食針與嘗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元謂鳩摩聰明

超悟故能宿倡幾乎成佛手段可惜賣弄太過吞

爭嘗笑謂鳩
摩羅什亦鏢
骨菩薩之類
不然妓女十
人亦鏢骨普
薩耶燒菴婆
真超俗矣

針止衆不能普度一切終是自了漢也一羣癡和
尙被一鉞針驚倒便不聰明超悟如何成得佛如
何宿得倡燒菴婆直是佛祖出世一段婆心便與
鳩摩不同可惜趙州見地亦佳尙輸一着若隱峯
末山真堪成佛作祖後人不知強謂隱峯懷刃而
逼末山畏死而受便非拈花微笑風旨今之癡漢
翻以爲疑恐末山雌衲幾番齒冷矣

07183

青照堂叢書

三編 楊胡解紛四

九



